



德国柏林，来自不同国家的小学生在上为移民子女举办的德语培训课。

移民语言潮

巴里·奇西克

2015年，欧洲国家接收了100多万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是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中逃亡出来的。有些是为了逃离内战、歧视和混乱局面的难民，还有些是为了寻求更好机会的经济移民。这两种移民中的大部分人都会说阿拉伯语，他们将在欧洲永久定居。虽然欧洲的主要语言并不是阿拉伯语，但在欧洲却居住着大量说阿拉伯语的人。这些移民中有一些人将来是能够精通东道国语言的，但其他大部分人却将无法做到这一点。

近期国际移民数量激增，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语言经济学上：移民精通东道国语言的决定性因素和后果都有哪些——其中包括就业前景和收入潜力。移民在经济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东道国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学习的速度。

我和我的同事针对语言经济学所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益于主要移民接受国在

相对近期发布的大型微数据集，这些微数据集对移民、移民的母语以及他们对东道国主要语言的掌握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涉及其他相关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和经济特征等因素。

提升语言技能

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是一种人力资本，就像是人们在学校或者在工作中所获得的技能一样。它是一种经济物品，对于职业、个人和社会都非常有用，同时也是需要个人付出时间和金钱才能获得的——对儿童而言，需要其父母或者看护人的付出才能获得。虽然各国的情况不同，但那些更为精通东道国语言的移民在东道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大，找到工作后挣到的钱也更多，更有可能成为东道国的公民，而且也更有可能会同自己祖国或者种族之外的人结婚。

语言经济学为欧洲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移民融入欧洲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关于移民掌握东道国语言的决定性因素，人们针对一些移民接受国展开了一项研究，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以色列、英国和美国，该研究对“四个E”给予了关注，即：exposure（语言环境）、enclaves（语言团体）、efficiency（效率）、和 economic incentives（经济动机）。

语言环境：暴露在东道国语言环境中可以发生在移民前或者移民后。人们在移民前，可能会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语言培训项目，或者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学习一种语言。移民之后暴露在语言环境中的情况可能也包括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语言培训项目，但是通过生活在一个国家也是一种学习语言的方式，且是最为有效的习得语言的方法，而通常可以通过在新的国家居住的时间的长短来衡量语言掌握程度。移居在一个国家的居住会被中断，可能需要往返于本国和移居国（旅居者或者是那些所谓的漂泊不定的人，他们大约每年都会带着存款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者临时性的移民行为，这都会降低熟练掌握东道国语言的动力。例如，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英语掌握情况不及其他国家的移民，其中部分原因是墨西哥移民往返于两国间的可能性更大。

语言团体：在一个种族团体中生活和工作，以及和那些说自己国家语言的人交往，对那些新来的移民而言更容易度过在东道国的过渡期，但这也产生了代价。这些人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去适应东道国的语言和人际交流等。在短期看来可能是好事，但从长久来看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因素。

语言通常和文化偏好或者是那些主要被某个民族社区成员所消费的民族商品紧密相联。其中包括民族食品（如清真食品）和服饰（如纱丽服）。语言将那些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交俱乐部、不同朋友圈以及不同婚姻市场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同那些与自己语言背景相似、民族商品需求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降低生活成本，这也就促进了民族社区或者语言团体的出现。例如，对于来自印度的移民而言，由于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可选择商品的数量和种类就会越多，所以其购买纱丽服或者前往印度寺庙做礼拜的金钱成本或是时间成本就更低一些。然而，由于东道国政府开支有限，民族聚居区通常在住房、卫生设施和安全性方面都表现得不够理想。

这种移民聚居区的出现不仅取决于移民人数和东道国人口之间的关系，以及移民的地理集中度，还取决于移民语言差异程度。拥有同类语言的移民群体同那些规模相似、但所讲语言种类繁多的移民群体相比，前者更可能形成语言团体。如果在东道国有许多人都讲移民者的语言，那么在语言团体中生活和工作会更为容易。如果周围的邻居和同事说的语言和移民者的语言相同，而且媒体、社会联系人以及在工作中也使用移民者所讲的语言，那么移民就更容易避免或者减少同东道国语言的接触。例如，一个刚到德国的巴斯克语移民会发现很难找到能用巴斯克语进行交流的人，但是一个说土耳其语的移民就能够找到规模

很大且很有名气的土耳其语社区。

效率：效率是指通过暴露于新语言的环境，更加熟练地掌握这种语言。年龄是效率的首要决定因素。相比年长的移民，那些年轻的移民能够更加快速、更加准确地掌握东道国的语言。教育也可以提升掌握新语言的效率，教育对掌握其他技能的影响也是如此。另外一种效率因素是语言的相似性——即移民的母语同东道国语言的相似程度如何。例如，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与中文相比，意大利语更近似于法语，所以到法国的意大利移民比中国移民学法语更轻松一些。

移民对东道国语言的熟练掌握程度能够提升其找到工作的可能性。

经济动机：经济动机是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它能影响移民是否能够或者以何种速度精通东道国的语言。如果一个人希望在移民国家连续停留较长时间，那么他学习该国语言的经济动机会更强烈一些。而相对于永久移民来说，游客和旅居者学习东道国语言的动机就没有那么强烈。学习东道国语言的好处根据个人技能或者教育水平的不同也有所差异。那些拥有较高技能的人更倾向于做那些要求对东道国语言掌握较熟练的工作，而这对许多技能要求不高的工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移民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通常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熟练掌握东道国语言，以保证工作效率，而门卫和搬运工人可能就不需要了。

第一代移民子女的问题

幸运的是，对东道国语言掌握不佳主要是第一代移民子女的问题。无论是好是坏，移民的后代们使用祖籍国语言的情况都会逐渐消失。在东道国上学、接触到用东道国语言播放的媒体信息，以及同那些不会讲移民祖籍国语言的孩子门一起玩耍等等，这些都加速了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移民子女掌握东道国语言并遗忘祖籍国语言的速度。这样导致的缺点就是减少了移民同自己未移民的亲属之间的联系。

移民的子女或者孙辈子女在掌握祖籍国语言的同时，也能够完全精通东道国语言。这是很有可能的，但前提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家庭成员和邻居都说祖籍国语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也在使用的这种语言，而且他们还和自己的亲属保持联系。如果出生于东道国的孩子从小在这种语言团体长大，无论这个语言团体是通过地理位置还是通过语言所界定的，那么他们使用祖籍国语言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但负面影响是，这些人通常比那些只说英语的人收入要低。例如，那些出生在美国并且会讲第二外语的移民的

情况就是如此，这些移民除了说英语外，还会在家里说第二语言，如西班牙语、意第绪语、宾州德语或者美国土著语言等。其中，说西班牙语的移民总体收入比那些只讲英语的人低 20%，如果其他影响收入的决定因素，如教育、年龄和工作周数等完全相同，这些人的收入仍然比只讲英语的人低 7%。

对于和宗教少数派紧密相关的语言，其会在东道国存在的时间更久一些，即使是那些母语已经是东道国语言的移民第二代及后代也会继续使用这种语言。

语言的价值

学习东道国语言对于获得职场的成功有多重要？简单地回答便是，它极其重要。移民对东道国语言的熟练掌握程度，以及在东道国居住的时间和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等，都能够提升其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及其之后的收入水平。据估计，精通东道国语言对移民收入的影响相当于移民额外接受了三年的教育。

在祖籍国获取的技能越多——即移民本身所拥有的技能与东道国对工作技能的要求相匹配，他们的收入就越高。在东道国呆的时间越久，收入就越高，收入在开始阶段上升较快，随后会上升得较慢。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移民获得了新工作环境所需的证书、人脉和经验，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的语言技能有了提升。当然，移民可能会在语言团体中找到工作，但由于那里的工作机会较少，所以他们的收入会比一般就业市场上的收入要低。

变革工具

公共政策能够影响移民群体的语言掌握情况。公共政策可以通过为那些已经掌握东道国语言的移民进行相关申请工作时提供支持，例如就像在加拿大对精通英语和法语的移民提供相关支持的做法相似。

有利的政策会使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更为精通东道国语言，成为高收入人群，这些移民从地理位置上讲并没有远离移民语言团体，但他们居住在普通人群中。这种政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获得了成功。那种通过鼓励全家移民、赋予东道国国籍或者帮助主要移民的配偶寻找工作，以鼓励永久性移民而非往返性移民的政策，也能提升家庭收入，减少移民往返移居情况的发生。

鼓励移民在那些能接触到东道国文化和语言的移民群体，比如前殖民地的居民（就像英国所做的）以及那些与东道国语言类似的移民群体中流动，也能够促进移民对东道国语言的掌握情况。

对于难民，东道国可能没有什么选择权，但是公共政策仍然能够影响到他们的语言技能。东道国为难民安排语言培训，并提供培训补贴，这种培训规定强调语言的听

说读写能力，自然也会提高难民的语言技能。比如，以色列用集训办法为移民提供希伯来语培训课程（带有补贴），这种做法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种语言培训是自愿参加，不收取费用，同时还为参训人员及其家人提供补贴。希伯来语培训课程注重日常生活中的听说读写能力，并注重提升工作技能和对当地文化的适应能力。希伯来语培训项目支出相对较为高昂，但其成果对参训人员和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

欧洲的经验教训

以上所推荐的政策都是基于对各种接收移民的发达经济体众多经验进行研究后得出的，对当今接收移民的欧洲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高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加剧了欧洲所面临的挑战。

同北美和澳大利亚相比，欧洲在帮助移民融入其语言、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如果近期涌入一批来自北非和中东新的移民，无论是自身选择还是由于政策的安置，加入了语言相类似的团体，那么他们在语言方面的孤立情况会持续存在。这对经济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会提升犯罪和激进行为发生的机率。

由此需要两种类型的培训项目，即对提供东道国语言的常规培训以及文化和职业培训，以使移民获得他们所需的语言技能和证书，从而使移民之前所获得的技能得以应用。东道国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帮助移民认证其之前所获得的相关工作证书，在不损坏东道国健康和安全的标准下，减少移民找工作的障碍。

但是许多移民仍然缺乏欧洲先进的科技经济所需的相关技能，而且许多人还在为掌握东道国语言而努力挣扎。当移民到达东道国时，上述困难会随着移民年纪的增大而增加，他们在地理和社会层面同就业市场的距离也就越大——这是政策决定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语言同化——对移民，包括难民而言，在不放弃自己祖籍国语言和文化的情况下熟练掌握东道国语言，对其融入东道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欧洲有意愿去促进移民的语言同化，那么它会比现在在此方面做得更成功。■

巴里·奇西克（Barry Chiswick）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艾利尔特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也是位于波恩的德国劳动研究所（IZA）的研究员。

本文基于作者与 P. W. 米勒（P. W. Miller）2007 年合著的“Economics of Language: International Analyses”，以及两人 2015 年共同编写的“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1A: The Immigrants”中的一章“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